



論語象義

五

1674
5



門口仁12
1174
卷5



論語象義卷之五

日本 東讚 三野元密伯慎 著

先進第十一

上論為內其所記主學而脩德下論為外其所記主脩德而行之夫學也者為之為艱澀行也者行之為平易故上論之文簡而奧也下論之文整而暢也蓋琴張原思下筆之時各因其所主具其體也此篇所記類於學而篇學而篇主學此篇主行此二篇之別也以

下四篇合為一列其次序之義詳于憲問篇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

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先進謂先輩進德得禮樂者也野人謂其忠信勝文飾以行其德故曰先進之於禮樂君子謂其文飾勝忠信者後進之於禮樂君子也言後進之不若先進也如後進之於辭從者謙辭吾者一人之辭言先進後進俱賢者也若用之則吾從先進而學斯道也言既畢又論先從陳蔡者故再書子曰也我者對人之辭從者應上從字也門者謂先進之門也言我既及先進之門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於門及我門而學斯道者也德行謂已脩德施之於行則人皆感而化之者也而言語政事文學在其中矣言語斥號令也語斥教誨也謂循循然善誘人如周誥殷盤者

也雖不及德行政事文學亦在其中故其等次德行也政事謂所行於朝廷士民悅服者也雖不及言語兼言語優得文學者也故其等次言語也文學謂善辨詩書禮樂又能作文辭者也雖不及政事長於文學兼政事者也故其等次政事也此謂十子之德位也以進德言之則以文學為基進脩政事又進脩言語又進脩德行既進脩德行此謂仁若知也此乃孔子之所進德也從先進而脩德也又十子之所從孔子而脩德也故二字別為二章者非也鄭章皇侃以中間有子曰二字別為二章者非也鄭玄合為一章者傳古也今從之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此承前章舉弟子學於師之道也我者對人之辭示師之對於弟子也吾者一人之辭示弟子退而師一人在也凡弟子之學於師若有所不通則切問而思之及復而後致之於已唯顏淵不然若有

所不通退而思之自致之於已故夫子謂我之於
弟子空已有問則叩其兩端竭之我亦得其益於
弟子皆助我者也唯回也非助我者有所不通則
退而思之自致之於已於吾言無所不說也此記
者用我吾二字生文義
所謂訓詁為義者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此舉閔子騫之德行既著於鄉黨也哉者深歎辭
也問謂有罅隙之可議也孝哉閔子騫外人稱之
夫子亦稱之也言閔子騫之德行既感於父母昆
弟父母昆弟稱其所感於外人而外人亦不問於
父母昆弟之言深歎之曰孝哉閔子騫於是夫子亦
聞外人之言深歎之曰孝哉閔子騫此閔子騫之
德行內感於父母昆弟外感於鄉黨又有感於聖
人可謂德行之盛者也大舜之於歷山夔夔齊慄
瞽亦允若今於閔子騫亦人
無間然可謂德行之盛者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白圭之章見于大雅抑詩南容三復白圭慎其言
脩其行則記者貴之先書南容三復白圭併書孔
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所以重南容三復之力也凡
稱孔子者表辭也明其公然稱南容也非上論書
子謂南容私議
家事之類也

右四章為一段夫子及先進之門人學於夫
子之門其傳道如此所以置第一章也學之道
進則切問之退則近思之所以置第二章也已
學而脩其行也其德行如閔子騫其慎言語如
南容人無不感者所以置第三章
第四章也一段總明學之道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已

此章已見于雍也篇今省二句專有取於好學之義也下論為外孔子對魯卿大夫皆具姓稱孔子朝廷尊爵之義也其義詳于為政篇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路名無繇顏淵父也顏淵死顏路以為顏淵之德出於諸子之上故欲請夫子之車作其椁厚其葬表其德此不辨家之有無為委曲之行者也於是夫子以為凡葬禮雖有其制因家之有無制行之則有棺而無椁亦無害於禮顏淵之志不外於此故今顏路成其志而可也故夫子諭之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此適家

之有無制其禮者成其子簡大之志也此乃為父道庶幾顏路亦行父之道也夫車也者君之錫也

不徒行以為之椁者尊君之道也夫子之行既成父之道又成子之志又成尊君之道則又將使顏路舍委曲之行處此三道此

聖人以忠恕成顏路之行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噫者悲痛之聲也予者內辭也以德言之也失位曰喪也夫聖人之起天必生文德又使輔弼之人脩文德俱受爵祿而在其位此乃天之所為也周之末天生德於夫子又使顏淵脩其德此天將有為於天下也而今雖夫子在使顏淵不幸短命死此天使顏淵失其位又使夫子失其位也二人既失其位則道之將廢也故夫子出悲痛之聲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其云喪云予者竊以失其位言之也此用微言言其難言者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慟者，哭泣之哀，過節也。凡尊其人之德，則稱夫人也。言顏淵之死，道之興廢係焉。夫子弔之，哭泣之聲，過節從者告之曰：子之哭慟矣。夫子曰：有慟乎？夫人與道之人也。夫人死，則道亦廢矣，非為夫人慟，而為誰乎？此夫子為道深惜顏淵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予者，內辭也。我者，對人之辭也。夫者，尊德辭也。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此門人尊顏淵之德，欲備禮

厚葬之，故記者先明其志也。雖門人欲備禮厚葬之，亦猶不異於顏路意。故夫子曰：不可。然而門人不能忍略禮，而厚葬之，於是夫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然則予亦當視回猶子，而今不能適家之有無，而制其葬禮，使回也成其志，此予不得視猶子也。然而厚葬之者，非我也。夫二三子尊德者之為之也。蓋夫子雖不許於門人，亦竊謂其尊德之厚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稱季路者，未進德之稱也。季路以為事人之道與事鬼之道，如有別然，仍欲問事鬼之道。知事人之道，故先問事鬼神也。凡事鬼之道，先以入之道，事其君父，以入之道，事其父兄。其道本自天出，自鬼神命，總之謂天命也。故順天命，能事君父，能事父兄，而汎盡人之道，則事鬼之道在其中矣。於是可

以祭其鬼。可以祭其鬼。則鬼神享其祭祀。鬼神享其祭祀。則事鬼之道畢矣。故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使子路未達。問死，則事鬼之道，而後知事鬼之道也。而子路未達，問死，則事鬼之道，而後知事鬼之道也。而子路未達，問死，則事鬼之道，而後知事鬼之道也。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此章舉師友相會者終一段，而下二段皆從此例。唯前段首章舉從陳蔡十人，以異其例，使讀者通觀一篇，知為學之道，師友相會，以成其德也。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今閔子則不然，一以去姓稱閔子，凡君子之待人，也。與上大夫言，閔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其先書閔子者，閔子年長，義謹，失於和，此閔子之道也。其先書閔子者，閔子年長，於三子，且為有德故也。行行如也，剛強貌，子路之性，偏好勇，故所見於其貌，行行如也，侃侃如也，和安貌，冉有年長於子路，當在子路上，而在下者，以與子貢連稱。故也。子貢年最少，故曰：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俱得其中也。於是夫子樂英，才各成其德，而子路之德，過于剛強，而失其中，故殊退其失，曰：若由也，不

得其死然

右七章為一段。君子之處天命，好學之為始，所以置第一章也。凡好學，在去怪妄，在處實地，所以置第二章也。實地之行，在尊德焉，所以置第三章也。顏淵之死，夫子之慟，皆在天命焉，所以置第四章也。師之誘，弟子之學，皆在重天命焉，所以置第七章也。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

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也。為，作也。貫，事也。事，事形也。凡尊人之德，則稱夫人也。閔子騫，其德出於其群，故不稱名稱夫人也。古者將營宮室，先作宗廟，朝廷學校，而後營家室及府庫。此先禮教而後貨

利者，人情之所服也。故縣及公劉定之方中之詩，皆知此義而作宮室。今魯人事聚斂，更作長府，此不知營作之道而作之也。故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此以仁術言之，故夫子美其言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古者八音，絲音居其一，分為琴瑟。疾律曰瑟也，男子學之，嚴正其行，徽音曰琴也。女子學之，柔美其德。周南召南之樂，是也。子路將學瑟，養其德，而其性剛強，故其瑟之聲不適其中。於是夫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此夫子使子路退其剛強，養中和之德也。而門人以爲子路之德不足學之，不敬子路也。此使門人不躡等，至子路之德位也。

子貢問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子張子夏其性相反。故子貢不知其優劣。將問識之於心。故問曰。師與商也孰賢。夫高明畧於事。進先於人。則難共。竝為仁。沈潛慎於事。後於人。而為之。則難共。竝為仁。子張子夏偏其才。不得其中。故夫子斷之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貢以為過者我學之。不可及。不及者我學之。猶可及。故曰。然則師愈與。夫不得其中。則雖過於人。不可謂仁。不可謂仁。則過與不及。又猶不異。故子曰。過猶不及也。

李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上相天子。君於魯國。而李氏出於周公之孫桓公。世臣於魯國。富出於周。為之聚斂。而附益之。此使李氏益為不忠。則冉求之罪。亦不可不討也。於是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此責冉求。而諭小子。其意在深責李氏之威福也。然禮在其邦。不譏其大夫。故中間書子曰。示深責冉求之罪。漸及於李氏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嘒。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高柴字子羔。衛人也。愚。愚直也。魯。魯鈍也。辟。偏辟也。嘒。嘒。嘒也。四子皆有此一僻。夫子舉其僻。使各去其僻。進中和之德。故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嘒。夫子既正四子之僻。好顏淵子貢得中和之德。故中間書子曰。重之也。顏淵大德也。其德位庶乎。仁者。所以然者。夫子若得位。顏淵將輔其事。夫子若沒。顏淵將繼其志。述其事。故其心求仁不止。家貧而貨財屢空。故特稱之曰。回也。其庶乎。屢

空子貢不及顏淵一等恒以為夫子若得位將輔其事而不欲已獨立為於天下故雖或有召之者不受其命居其家以貨殖焉居其家以貨殖也富國之道億度行之則屢中於其道不出於其外故曰賜也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蓋子貢雖德盛其志異於顏淵所以以下一等也

右五章為一段閔子騫德已高言則必中於其道焉所以置第一章也子路之德雖升其堂未入其室所以置第二章也子張子夏雖學已進未免於過不及所以置第三章也冉有之才雖長政事從不義則君子不取焉所以置第四章也門人德已然師之誘門人使去其僻而得其中所以置第五章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子張以為善人之道異於君子之道仍將問其道脩之於已故書子張問善人之道也於是子曰不

踐迹亦不入於室言善人既學聖人之道不能以禮樂導人別立其道使人由之而行之不踐聖人禮樂之迹治其邦而止此善人之道也又雖升聖人之堂不能入聖人之室此善人之德位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此章承前章明君子善人異其道也君子學聖人之道脩禮樂為德及制事於今日則徹時與情事與禮合古今之異同和其長短列其次叙以成之文理則儼然今日之道也其制事雖百事皆以是制之故謂之論篤也此踐聖人禮樂之迹異於善人者也而於議事於朝廷有與之者君子者與之信之者也色莊者與之附勢者也君子不可不知此二者而不迎詐不億不信故設疑辭微其言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

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此以下三章皆明誘人之道也。子路冉有同問。夫子異其對。於是公西華惑之。故曰赤也惑之。敢問也。冉有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冉有之志。子路之行。其不同如此。故夫子對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子過匡。匡人以為陽虎。以兵圍之。既知非陽虎。解圍。夫子行數里。顏淵後而至。夫子曰。吾以女為死。

矣。顏淵恒為道致身。今匡人以兵圍之。夫子以為為道戰而死。此許顏淵為道致身也。誘顏淵之道也。於是顏淵已知夫子知已之所為矣。故對曰。子死則回亦死。今子在。回何敢死。此言顏淵為道同死。生於夫子。行已之天命也。所謂當仁不讓於師者。是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季子然。季氏子弟也。季子然以為季氏新得仲由冉有。此必為大臣。重二子有此問。故不書問曰。而書問也。曾猶乃。層抑之辭也。季子然已聞大臣具臣之分。得之於心。故曰。然則從之者與。於是子曰。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羔學未能信已，而子路使子羔為費宰，於是夫子曰：柴也未能信已，而今使之就其官政，此賊害夫人之子也。子路不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治民而事神，是亦學也，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於是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以口給應人，遂已非而不知窮者也。此夫子抑子路之畔，誘子羔之未能信，且明詩書之不可不學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曾皙名點，曾參父也。時子路為有德，故上之曾皙冉有公西華之上，此用師於外之禮也。先進章閔子章皆用此禮也。吾者，內辭也。爾者，尊德辭也。

子路率爾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爾，輕遽貌。攝，兼併也。方，義方也。夫子尊親德之辭也。哂，微笑也。言曾皙年長，當先對之，以鼓瑟在外，不對，次冉有年長，當對之，而子路不待冉有而先言之，故書率爾對曰也。子路之撰為之甚難，蓋言非君臣相得為之，則不能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以小國言之，謙辭也。可使足民，謂足食足兵，亦謙辭也。言以曾皙鼓瑟在外，夫子不顧，召冉有問之，故曰：求爾何如也。如敷政教，冉有所任，如興禮樂，非君子則不能，故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冉有以其分對之，所以處實地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願學焉，願為小相焉，皆謙辭也。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玄端服也。章甫，冠也。相，擯也。小相，紹擯也。冉有既對畢，次及公西華，故曰：赤爾何如也。公西華雖無有興禮樂之德，自

任行禮樂之事，故亦以其分對之，所以處實地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希，間歇也。鏗，爾投瑟之聲，舍置也。作，起也。撰，具也。謂為政之具也。暮春，春季，春也。春服，單袷之服也。沂，水名，在魯城南浴遊水邊也。風，乘春風也。舞雩，禱雨之處，蓋有壇，樹木焉。詠，歌也。三子已對畢，曾皙隅坐鼓瑟，故曰：點爾何如也。曾皙聞三子之言，思所以對，故鼓瑟之聲間歇，及夫子命之，鏗爾置瑟而起，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夫子曰：於義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曾皙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其意以為若使夫子有為於天下則夫子必敷禮樂之教起芻蕘廣之風然則黜也陳力就列受其禮樂敷之於天下必使四方之民歸其教化而止此乃曾哲之所為而以微言言之者也故其辭猶如周南召南之詩又不云為仁於天下而云如為泰平民被禮樂之化者君子不語亂之道也於是夫子知黜之尊親已欲佑其所為又知有君子不語亂之道故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此即冉有既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者是也

三子者出曾哲後曾哲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

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夫子於三子無褒貶之言及三子者出曾哲欲問知之而夫子遂無褒貶之言唯許三子以其志與其邦而已

右七章為一段善人之道異於君子之道夫子辨之不捨其道所以列第一章第二章也進退因於其人死生因於其人夫子辨之誘門人所以列第三章第四章也辨大臣具臣誘季子然辨佞者口給誘高子羔所以列第五章第六章也時問門人之志定其德位所以置第七章也以上四段合為一篇第一段明夫子之道取之於先進也第二段明取之於先進學之皆因天命也第三段明雖學之皆因天命德之大小各因其志也第四段明雖德之大小各因其志賴師之進退而成其德也

顏淵第十一

此篇所記類於里仁篇里仁篇主學仁此篇主行仁此二篇之別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舉為仁於國家成就其終也克勝也謂勉強也復踐也謂踐迹也顏淵問仁問為仁於國家也而此承問對為仁於國家之術也上既敷教以禮施政以禮而四方之民定焉而上又顧其所敷之教所施之政所行之禮知行諸己否勉強踐行其禮

則上下行禮猶合符節然矣此謂克己復禮為仁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舉仁之流行於天下其驗之速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舉為仁者唯由己之德而非由人之德也顏淵速悟其言又欲問其目為之故曰請問其目也於是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言上既敷教施政行禮於天下而克己而復其禮以明視遠近行禮乎否視以禮成風者則賞而勸之視以非禮成俗者則罰而退之賞罰中於其信則天下歸仁焉所謂明四目者是也此其行目者一也上既敷教施政行禮於天下而克己而復其禮四方之士有奏嘉謀嘉猷則以聰聽之欽崇納之不聽無誓之言不取弗詢之謀義以制事禮以和之發而行之則天下歸仁焉所謂達四聰者是也此其行目者二也言者斥號令也上既敷教施政行禮於天下而克己而復其禮其將制號令也觀時勢與人情除非禮之辭脩禮讓之辭敏於事而慎於言詔而令之則百姓由其號令天下歸仁焉所謂惟

口出好者是也。此其行目者三也。動者靜之反也。新制事業以動人心。則謂之動也。上既敷教施政。行禮於天下而克己而復其禮。見舊塗汙俗。有不可變者。則恒懷變其俗。當有天變地天。以義制事。以禮節之。敬而動之。則東西革面。天下歸仁焉。猶如盤庚以眾民遷於殷。成王伐奄。敷教於諸侯者。是也。此其行目者四也。於是顏淵聞其目。允於其心。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舉將為仁於國家而立其始也。仲弓問仁。亦用德言也。出門如見大賓。合王事君事言之也。君事成王事者也。故以出門大賓合言也。出門出私門入公門也。謂卿大夫朝君之時也。此乃君事也。大

賓卿大夫出其邦。聘于天子。或會同于諸侯。是皆王事。見大賓也。故卿大夫處于家也。敬五品之等。可以及僕隸。家之不治。不敬君事也。而其出私門入公門也。路見鰥寡無告之民。敬之如見大賓也。見大賓王事也。思王事乃敬君事也。敬君事乃成王事也。若乃卿大夫出其邦也。或聘于天子。或會同于諸侯也。是皆王事。見大賓者也。其見大賓也。不能敬行其禮也。此內成其君事也。若其君事也。故卿大夫之處其家也。恒敬其君事。可哀矜其僕隸。又出私門入公門也。恒敬其王事。而可敬鰥寡無告之民。而外於朝聘會同也。敬王事。此卿大夫恒一其德行。慎其獨者也。故曰。出門如見大賓也。使民如承大祭。合神事民事言之也。夫祭神非以己意祭之。己承神意而行之。而後祭之。者也。使民非以己意使之。己承民意而制事。而後使之者也。故曰。使民如承大祭也。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凡躬行非恕、則不施及於人、政事非恕、則不敷及於邦、所以士大夫服其事、萬民勸於其業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邦謂朝臣也、在家謂家臣也、凡為仁之始、舉賢矜不能、則人各任於事、勸而行、莫有怨鬱而屈者、是皆謂為仁於國家之始也、仲弓聞其言、而允於其心、故曰、雍雖不敏、請事斯矣、語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此舉當為仁慎號令也。司馬牛名犂。宋司馬桓魋之弟也。認忍也。慎於言也。仁者之為仁也。將發其號令。必期於行之矣。故曰。仁者其言也訥。司馬牛又請其詳。故夫子又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

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此舉君子知命行義。不恥於天地也。夫君子知命。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無不行處於命。故其心不憂也。君子義以為上。義之所有。勇以行之。故其心不懼也。司馬牛又問其詳。夫子又曰。君子恒行其道。內省命與義而不疚。則何憂何懼。不憂不懼。謂之君子之心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此明君子之立心。命之在我者。必行之。富貴在天者。不求之也。心鬱不啓。則曰憂也。猶拂蠶蠶。則曰患也。我者。對人之辭也。亡者。存之反也。左氏傳曰。司馬桓魋。寵於宋公。恃寵驕盈。將作亂。公先討之。

桓魋奔齊，司馬牛奔魯，司馬牛在魯，見子夏，俱言故書。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引古語也。命者，斥五典也。天之分數，人人生死俱行之者也。故死生有命，謂民享此命，則生播此命，則死。死生之所繫，皆在此命也。書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是也。富貴，斥祿與位也。富貴在天，謂富貴在天意，不可以己求之也。書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我亦為之。若不可求，從吾所好，是也。故命之在我者，我必行之。富貴在天者，我不求之，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敬者，以命言之也。恭與禮，以行言之也。君子敬而無失，以下子夏述死生有命之意，慰司馬牛之憂也。

右五章為一段，君子之立心，不求富貴，脩天命之行而已，所以置第五章也。不求富貴，脩天命之行，則不憂不懼，無恥於天地矣，所以置第四章也。

章也。君子之為仁，不憂不懼，無恥於天地，而後制號令以行之，所以置第三章也。君子之為仁，行此四條，以立其始，所以置第二章也。已行此四條，以立其始，而成其終也。在克己復禮，所以置第一章也。一段。總明為仁始終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大甲曰：視遠惟明。子張問此義，將脩己，故夫子既曰：明又曰：遠也。明者，視之為也。上既發其政教，任官事於百官，而視百官各善其官事，否，辨其善與否，以加其賞罰。此視之為也。故遠近不掩，大小不滯，悉照微物，以平等，則謂之明也。為人上之德也。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皆小人恃寵者所納也。

為入上者不惑小人所納之譖與愬唯視百官所
 行之成敗以各黜陟其人可謂其明照近者也又
 為人上者不惑小人之善與否以各加其賞罰可
 謂其明照遠者也此謂視遠惟明也魏文侯使樂
 羊伐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
 一篋再拜曰非臣之功君之力也
 此文侯之明可謂能視遠者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

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此子貢問為政之始夫子對其義也足食謂從井
 田之制使民勸農桑也足兵謂從徹賦之法蓄積
 軍器也信有三焉一則信於成事也二則信於號
 令也三則信於已也故民信之矣者以信已為本

而信於成事信於號令則民之信之也猶水之就
 下沛然也而後足食足兵則國家堅固在乎此矣
 而子貢欲知此三者之輕重故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三者何先於是夫子曰去兵夫雖無兵器民
 信其上則當與護其國又當縱之即我故曰去兵
 也而子貢又欲知食信二者輕重故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夫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言食者人之所生無食則人死雖然自
 古人皆有死不足尤之若無信則離心離德民無
 所措手足此謂民非其民邦非其邦也此言信之
 所以可貴重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

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

之鞞猶犬羊之鞞

棘子成衛大夫也皮去毛曰鞞也棘子成惡時人
 文勝質者多故見子貢出此言也於是子貢正其
 失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言一出於舌則駟馬
 追之不能及之質猶文也文猶質也文質彬彬然
 後君子何其得言君子質而已乎若夫言君子質
 而已則猶言虎豹之鞞猶大羊之鞞也虎豹本有
 質又有文是猶君子也犬羊本有質無文是猶野
 人也今虎豹犬羊俱去毛為鞞則徒有質而無文
 而已何以別君子野人乎夫子若說
 君子則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有若通稱有子今對哀公稱有若此君臣之辭也
 孔子對于人君稱孔子不稱仲尼此尊孔子而下

有若也師與弟子之別也哀公之問有若其意在
 將益賦稅而書問曰者若徒問之貯之於心此掩
 君之惡而成君之美也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而
 用不足如之何夫禹貢甸服之制其道七焉一曰
 賦田二曰公田三曰力役及武衛是皆甸服之
 制數也凡賦田之法制為九百畝此謂一井也其
 八百畝者一家各私其百畝而佃之此謂一夫之
 田也其百畝者公田之賦也其八家共佃之即此百畝
 之入此為公田之賦也其八家各佃之即此百畝
 一夫之田又賦什一此謂徹賦也其田作農桑之
 法制禁令皆以五紀行之其田作農桑之永久法
 制禁令皆軍事之法禁令大備矣然後信賞必罰從
 軍事之法制禁令大備矣然後信賞必罰從軍事
 事之制也而賦田之法及田作農桑及田狩及軍
 事及徹賦之制百里至五百里皆均一者也其不
 均一者公田之賦及服役武衛也公田之賦百里

最近王城故納之以總也。二百里次之，故納之以。四百里亦次之，故納之以。粟也。五百里為最遠，故納之以。米也。服及武衛之制，百里以月服役，二百里以時服役，三百里以歲服役，四百里以月服役，五百里皆在其地，以奮武衛。此其地愈近者，其所納者愈疏，而其地愈遠者，其所納愈精也。服力役者，不於其地而奮武衛者，常在其地，是皆所以差遠近均勞逸也。凡公田之賦，納總結銓者，以待朝聘會同賓客之用也。朝聘會同賓客之時，獲餼之禮，門外之芻車，即實此總也。禾車即實此銓也。庭中之管，即實此結也。其納粟者，以待國家水旱不虞之用也。納米者，以供國家官府士庶之用也。徹賦之備，以待國家軍事之用也。以待國家王事及四方之事也。以待萬民水旱不虞之用也。其於邦國諸侯亦然。凡公侯之國制，三十里為近郊，其於公田之賦，納總又三十里為次郊，其賦納銓，又三十里為遠郊，其賦納結。此上三者，既納其賦而服，凡百力役之事，又三十

里為近遂，其賦納粟，又三十里為遠遂，其賦納米。此上二者，納其賦而亦在其地奮武衛也。其他田賦之法，及田作農桑，及田狩軍事，其制悉舉矣。故其對之如此。而魯自宣公稅畝，民習於二者久矣。哀公以習於二為常，不知有周公之制，故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於是而有若述其義曰：夫君為君，則臣可以為臣，君相和，則可以起徹賦，可以起徹賦，則凡百制度悉舉。凡百制度悉舉，則百姓均足，則民之視君猶父母，民之視君猶父母，則君孰與不足。今君臣相離，不能復徹法，凡百制度廢替，征什二而百姓不足，百姓不足，則君得孰與足。此言上下離隔，不能視猶父母，則君得孰與足。此言上下離隔，

不和乎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崇德。進其已也。辨惑。去其否塞也。子貢將問此二脩身故直書問也。言吾主忠信而徙義行之事事如此。則不知不識其德益高。所以崇其德也。彼一人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相反。反如此。則愛惡之中。必有惑之者。於是吾去其惑。取其實。所以辨其惑也。此謂崇德辨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見于小雅我行其野之詩。當在季氏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章有齊景公之字。誤置於此也。蓋錯簡也。

右五章為一段。君子之於百官也。信賞必罰。皆出於其明焉。所以置第一章也。君子之為政也。以食兵信標而行之。所以置第二章也。君子之行已也。忠信禮樂。以一內外。所以置第三章也。君子之匡國家也。不見小利。而仍徹法焉。所以置第四章也。將匡國家者。先崇其德。辨其惑矣。所以置第五章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客於齊。景公問政而不能行。例當書問曰。而直書問者。此記者成君之美也。書孔子者。君臣之辭也。云君君臣臣。父子子者。此人道之大經。為政之大本也。禮樂制

度自此而出，征伐黜陟，自此而發。故公曰：善哉，其
歎善誘人也。而遂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則人道之大經已失。為政之大本已廢。雖有粟，
得而食，諸夫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耳。人
而失人道，無苟食粟之義。蓋
景公之意深歎當時之衰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與？子路無宿諾。

片猶偏也。片言，半言也。折，斷也。宿，留也。子路以忠
信交於人，行敏而兼人，故人皆信而無疑。於是夫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而記者釋夫子
所以云爾。口，子路與人所諾，無留其諾，以是無有
人疑之者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未囚使發兩辭，則曰訟也。聽者，留心聞之也。言聽
訟者，政之一端也。聽之雖難，為之吾猶人也。雖然，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凡為政之道，非躬親為之，則百官無勸，其事焉。故
已先居躬於政，終日乾乾，夕惕若，則此乃無倦者
也。而已盡其忠，左右有信於其事，則百官各勸其
事，莫不奏其功矣。此為政之道也。小雅曰：弗躬弗
親，庶民弗信。亦謂此道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此章見於雍也篇，唯以闕
君子二字為異，解已備。
右五章為一段，為政之本，先在正君臣父子矣。
所以置第一章也。雖先正君臣父子，非以信處
已，則不能，所以置第二章也。雖以信處已，非以
教諭之，則不能，所以置第三章也。雖以教諭之，

非躬親為之，則不能，所以置第四章也。凡為政，雖如前章，非以禮約之，則未善，所以置第五章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其心在人故也。小人反是，其心在營己故也。此其所以異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季康子將問政行之，故直書問也。政者正也，制令曰政也，以制法禁令，正行諸已，又使人正行之，此為政之道也。故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此承前章明君子成人之美者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大曰盜，小曰竊。猶史記叔孫通傳云：鼠竊狗盜也。患謂疾之，猶拂蠶蠶也。季康子將問之，止盜故直書問也。苟，苟且也。不欲，謂無欲也。所謂公綽之不欲，皆古言也。季康子為政，多貪欲之行，於是邦內為盜者，遠近相及為風。故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上卿也，而對之如此，其言之厲，非聖人則不能，此亦承前章明君子不成人之惡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凡將用殺者，大夫之惡也。季康子將問而行之，而書問曰者，此諱大夫之惡也。諱大夫之惡者，孔子

之志也。故記者書問曰：成孔子之志也。季康子以爲今之時，先教民而爲政，擇其無道而殺之，就其有道而賞之，此乃合信於政教者也。其道何如也？此季康子之問，頗似有其義者，然而徒一切之薄而不免刑名者也。故孔子對曰：子者上卿也，躬親行子道，使人民行子道者也。今子爲政，焉用殺民矣？今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敷教令，育小人，小人之德草也，承教令，養其身，猶如草上之風，必偃也。此亦承前章明君子止人之惡，成人之美也。

右四章爲一段，凡君子以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爲心，所以置第一章也，而次第二章以成人之美也，又次第四章以明君子止人之惡，成人之美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張欲問士之達，以處邑，故直書問也。爾者，尊德之辭也。夫子以爲子張德進，今問達，則已有定其達，故問爾所謂達者也。在邦謂仕於邦者也，在家謂仕於家者也。質直，不專矯飾也。好義，不苟阿也。質直好義，謂其爲人也。察言而觀色，謂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也。慮以下人，謂用心慎密，以能下人也。質直而好義，則人皆信吾爲人，察言而觀色，則吾能言不違人，慮以下人，則人必不惡吾行。於是對于人，行其義，則人人不厭吾之所行，此即達之行也。譬之猶風乎？巽以入，是以達於宇內，而莫之能遏焉。故曰：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也。色取仁，謂唯顏色學仁者也。行違，謂其行與顏色違也。居之不疑，

謂久假而不歸，有似其有此色，取仁者之所以聞也。故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怒，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舞雩，在沂水上，有壇，墀樹木，其下可遊。樊遲從夫子而遊，故記者書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也。凡弟子之於師，權宜後起，問優尊師之道也。樊遲豫欲有此問，今權時發之，故記者明樊遲用意事師也。敢問，勞尊者辭也。崇德，謂尊崇其德也。脩慝，謂去其慝，脩善使身無痕也。辨惑，謂辨明心之迷惑也。慝與惑俱有害於崇其德，故此三者不相離成其德，可謂問之善誘人者也。故夫子曰：善哉！以美此問也。夫先事後得，事專用之，則義利瞭然，不知不識，其德自尊，可謂崇德矣。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致

善而脩己，可謂脩慝矣。一朝之怒，輕忘身與親重，而一朝之怒，忘其身，以及其親，此惑之大者也。故曰：非惑與？此三者觸類而脩之，則崇德之功，可致諸己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凡仁之敷於天下，其俗優柔，毅然不撓，若周南召南者是也。樊遲欲問其術，脩之於己，故書問仁也。凡為仁之道，有大用，故子曰：愛人。樊遲未聞其術，問知，則當聞其術，而為仁有本，故子曰：知人，深思

愛人知人則仁之術在其中矣而樊遲未達於是
 夫子又曰舉直錯諸枉使枉者直此以積材譬仁
 之術也樊遲猶未達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夫子
 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使枉者直何謂也夫子
 之言唯二言耳而其富盛無不蓄者故子夏曰富
 哉言乎遂釋其義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
 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此子夏實積材之譬使樊遲知以知人為本以愛
 人為用則仁之
 術皆在其中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忠告而善道之以忠信成其友也如前章子夏導
 樊遲者是也不可則止慎己之不明也毋自辱焉
 重己之躬行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古者燕會皆用禮樂文者謂禮樂也輔仁謂輔仁
 之行也小雅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
 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此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道也

右五章為一段士之脩己貴達不貴聞所以置
 第一章也既貴達不貴聞所期在崇德所以置
 第二章也既已崇德則仁之術在其中所以置
 第三章也仁之術在其中是以君子尊朋友之
 道所以置第四章
 第五段合為一篇第一段明為仁之道先
 立其始而成其終也第二段明先立其始而
 成其終者在各用其物也第三段明雖在各
 用其物非君臣相得為之則不能為之也第
 四段明既君臣相得為之則俱成人之美不
 成人之惡也第五段明凡為仁以知人為本
 以愛人為用則仁術在其中也

子路第十三

此篇所記類於為政篇為政篇為為政之經此篇為為政之緯此二篇之別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此子路問治民之政而將行之故書問政也之者斥民也言治民之政已先行五教與政外人視之無間然而後以其五教與政敷之於萬民而有其五教與政者則上勞而賞之若有不能行其五教與政者則上哀矜導之始終處其一則四方之民俄然嚮之而後猶尚敷其教令以立法禁令於是子路以為尚且有為故曰請益而為政之道無倦則民信其上民信其上則無不可為矣故曰也無倦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

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凡其人方從政問其所當務則記者必先記其事猶如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及此章問政之類是也故夫子答之亦非汎言從政之道隨其所問各異其答而已今仲弓為季氏宰問其政則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三者當其時先可務之事而先有司則其事先見其功赦小過則得衆之心舉賢才最為難故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而仲弓之德已足知人故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爾者尊德辭示仲弓有知人之德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祖來先生曰：必也，正名乎？言必使我為政，則正名為先也。有是哉？子之迂也。蓋時人有以孔子為迂者。子路始以為不然。今聞孔子之言，而謂誠有如時人之言者，也。禮樂不興，聖人之治，必用禮樂。孔子嘗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衛此時禮樂尚在，而廢墜不舉，猶魯耳。使孔子為政，必興之，而自正名始。苟不正名，禮樂不可興。故謂子路野哉者，為禮樂故也。蓋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它人或能言之，而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非孔子不能言之也。出公仇其父，禰其祖，父而名以仇，祖而名以禰，名不正也。告廟以子，自稱如昭穆，何告鄰國以子，人孰識之，以孫則內外異稱，拒其父，命國中興師，將以何

號令皆言不順也。於是乎祭祀賓旅朝聘軍旅事皆廢，事不成也。先王禮樂，孝莫尚焉。孝道不立，禮樂不可得而興也。先王之禮樂，為民立防，隄防不立，故辟邪侈之行生焉。非嚴刑則不可得而治焉。故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也。此勢之所至，豈不然乎？後儒不知禮樂徒以序和為說，可謂空言已。故君子名之，以下六句。此夫子為子路謂君子之微而為之，明自微而為之，亦如是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種五穀曰稼。圃，種菜之處。夫子多能鄙事，方其不仕家居，而家人有以稼圃稟者，夫子或指授其一

二、必有常人不及者，故樊遲請學之也。而春秋之時，乏者君子之人，樊遲不君子是學，學細民之事，故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其事皆神，故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其事皆利，故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賞罰皆中，故民莫敢不用情。民皆敬上，民皆服上，民皆用情，一於善，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然則焉用稼？稼則在斯民而已。夫子不敢面斥，待樊遲出後言之，蓋古之道，師嚴而友親，故使朋友傳其言也。

右四章為一段，凡治民之政，無倦，則其信立焉。所以置第一章也。凡政，以舉賢為本，以正名為先，所以置第二章第三章也。凡政，上之所好，在禮義與信焉，所以置第四章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以四教成其德者，古之道也。而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學者雖通詩一經，亦可以有為國家矣。而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此夫子警學而不能又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已亦互相發言，學者之無益者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夫子語為政之道也，令者，謂號令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衛，本兄弟之國也。魯祖周公，衛祖康叔，其於國政，本既如兄弟，今及國政之衰，亦猶兄弟也。蓋歎政之盛衰，因人之有德無德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公子始命為大夫有其家者也謂者私言之也夫子語蓄財之事故記者用私辭也善謂為之妙也善居室謂公子荆居室所謀善中於其道也有者謂蓄有之也始有有之始基也有之始基尚未完故曰始有有之始基也有之稍備者尚未完故曰少有之稍備也有之富完也雖有之富完尚未完故曰富有之富完也矣美者謂有文采也公子荆之居室應其時用其財以歸於節儉繼之道也

右四章為一列凡為政先仍人情而制事所以置第一章也既仍人情而制事正其身而令於人所以置第二章也既正其身而令於人又舉賢者而任之所以置第三章也既舉賢者而任之

則賢者之行先始於居室所以置第四章也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適之也有所主而往謂之適也賤而衆謂之庶也包士民言之也哉歎辭也言夫子有所主適衛冉有御車至于城外夫子瞻往來士民衆多歎之曰庶矣哉冉有聞夫子有歎問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夫子曰富之蓋謂足食足兵民信之類也冉有又知有次之者故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夫子曰教之蓋謂興類宮塾宗鄉序邑庠之制以教士大夫萬民也此周之制度也雖周道衰乎衛必存之則夫子就之興之為東周者可得而知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此承前章明夫子若為政則其成功有如此者也苟苟且也我者對人之辭也況對邦君言之也期月謂一歲也已訓既世多而已為耳非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可見三年而必成也夫子雖德為聖人邦君莫有用之者故夫子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蓋此章之言非信已者孰能發之所以為聖人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謂不能踐聖人禮樂之迹已別制事治國者也百年斥終身之久也言其化之遲也亦亦聖人君子也勝殘謂使殘暴之人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不用刑殺也蓋古稱善人成功者而有此言今夫子亦稱此言故曰誠哉是言也

子曰若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張威勢權柄旺有天下則謂之王也王者謂如禹湯文武也三十年為世也仁謂禮樂彝倫之教化洽於四海成風俗者也此承前章明聖人成功之速也

右四章為一列凡聖人之政或富之或教之無出於此二道所以置第一章也聖人之為政以三年有成歷一世而大成所以置第二章第四章也善人之政歷百年成其化後聖人如此所以中間置第三章也前後二列合為一段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天下之政在國國之政在家家之政在身身之政在正正其身者政之本也夫子數發此言蓋為政

之要在
此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

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季氏專魯之政，冉有仕季氏，如其意為自足者，故退季氏之私朝，猶退魯君之公朝，於是記者用獨立不倚之辭，書冉子退朝，朋友諷譏之道也。日傾而至，故子曰：何晏也？冉子議政於季氏，為自足不疑，故對曰：有政。夫政者，公事也，當與朝臣議，而今季氏與家臣議，故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夫子位為大夫，政之及大夫，冉有之所知也，故夫子揚冉有所知，不言其非，此夫子之意，在欲使冉有自悟其非，改其過也。此承前章，明不能正其身，不能正人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

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可喪邦，有

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

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

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

乎。

定公之問，一時試問之也。例當書問曰：而今書問者，記者揭君之美，成孔子之志也。書孔子者，君臣之辭也。予者，內辭也。存，亡也。喪也。幾者，期也。彼此相副，則曰幾也。為君難，為臣不易，此二言也。今就二言之中，取一言，以微之已，則可一言以興邦，故曰：若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予無

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此亦二言也。今就二言之中，取一言以行之於已，則可一言以喪邦。故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定公之問，一時試問之也。而孔子之對，中於人君之情，其言亦易悟，所以使定公省已成其美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公，楚葉縣尹。葉公之問，多以孔子對之。今信孔子將問政行之，故書問政。又以子對之，以親之也。近者說，言近者信其教令而說之也。遠者來，言遠方之民見近者之說感而來也。以國言之，則三郊二遂以天下言之，則甸侯綏要荒其說者來者，唯在聖人之仁術焉。虞書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亦謂此義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

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魯邑名。子夏所問在民政，故記邑名示其義也。欲速以教化言之也，見小利以事業言之也。教化之道以寬為貴，欲速則其教不入，故曰欲速則不達。事業之道以和為貴，見小利則民不和，民不和則其功不成，故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皆言舍已而成民，成民而成已也。

右五章為一段，凡為政以正其身為本，所以置第一章也。冉子之謀於季氏，謂之不能正其身，所以置第二章也。不能正其身，則其政不行，是以為君難，為臣不易，所以置第三章也。君知為君之難，臣知為臣之不易，以行其仁術，則近者說，遠者來，所以置第四章也。其仁術何以為之，在施教化焉，在導事業焉，所以置第五章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此章葉公不知孔子之道。語直於孔子。故異於前章。書孔子外之也。語忠告之也。躬躬行也。因來而奪之。則謂之攘也。證之。訟之。於官也。有者。希有之辭也。吾黨有直躬者。此葉公以其直為希有之事。以忠告之也。吾黨之直者。異於是。此孔子別舉其所直者。示直之得中者。又以忠告報之也。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此言父子之道主恩。父子全恩。則直之得中者。自在其中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此明為仁之道。以行己為其本也。居謂閒居也。處謂處事也。謙容曰恭也。共心為恭也。言君子之容

或居或處。行己以恭。則人莫不親而服者。故曰居處恭也。事公事也。謂王事君事神事也。欽正曰敬也。言君子之執事。或為王事。或為君事。或為神事。皆欽崇以奉之。方正以行之。則人莫不尊而成其功矣。故曰執事敬也。忠者中也。中心為忠也。言君子之對於人。取中於中心。施之於人。而無他腸。則人亦盡已之中心。而又無他腸焉。故曰與人忠也。君子以此三者行己。則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況於鄰里鄉黨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

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子貢學君子人也。今將問士識之於心。故書問曰也。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此其志有所不為。其才足以有為。是為上等矣。故子貢敢問其次也。敢問勞尊者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其行敦有恒之士也。為之中等矣。故子貢又敢問其次也。言必信。行必果。硯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硯硯。小石堅確貌。言雖不足為其次。欲強使相關。則亦可以為其次也。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噫。不平之聲也。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謂鄙細小人也。此聖人激而誘入也。亦成人之道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躬行中庸則稱中行也。斥仁人君子也。必也。強取之之辭也。狂者雖未成其德。其志大。進取先王之道者。故曰狂者進取也。狷者廉潔守義。行已有恥者。故曰狷者有所不為也。狂狷皆有志之士。故夫子與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引南人之言者。夫子察邇言也。作為也。善夫。歎善誘入也。言已稱人立人上。其所行無恒。則不可有以為於國家。不可有以為於國家。則雖巫醫之賤役。亦不可有為。此言雖微。亦足以為訓。故曰善夫也。此又激而成人也。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周易恒卦九三辭也。承。進也。羞。辱也。自人辱我。則曰羞也。言不恒其德。是非

相從。象皆疑之。或承之羞。夫子斷之曰。此吉凶已定。吉凶已定。則不占而已矣。二章俱言不可取之也。

右六章為一段。聖人之待葉公。不出於恭敬忠三道。所以置第一章也。恭敬忠三道。為為仁之本。所以置第二章也。凡為仁。知士之等。而用之。所以置第三章也。又舉狂者狷者。與之。所以置第四章也。已舉狂者狷者。與之。唯人而無恒。君子不取矣。所以置第五章第六章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凡君子小人對而稱之者。皆訓辭也。和猶和羹之和也。言君子之與人謀事也。人將制利。則我以義和之。使人行之。我亦從行之。人之言利。我不以利同之。但退而行其道而已。故曰。君子和而不同也。小人之與人議事也。人將制利。則已亦從行之。人之言利。已不能以義和之。但與人行利而已。故曰。

小人同而不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此承前章。明以同不同。知其人也。子貢將問取人。貯諸心。待其用。故書問曰也。鄉人皆好之。恐是同流合汙之人也。故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恐是戾俗好義之人也。故曰。未可也。鄉人之善者好之。此其人有可好之實也。其不善者惡之。此其人無可惡之實也。夫有可好之實。無可惡之實。則其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君子義以為上，故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怨以為貴，故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利以為上，故說之雖不以道，說之，不知貴怨。故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是故君子使人，則人皆說焉；小人使人，則人皆怨焉。此君子小人之別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尊賢而容衆，好問而察邇，言故曰：泰而不驕也。小人自滿與人亢，臨衆而不能容，故曰：驕而不泰也。此君子小人其量之有異也。

右四章為一列，君子貴和，小人貴同，君子小人之量分焉，所以置第一章也。凡取人之道，察和

與同，知其入矣，所以置第二章也。君子既察和與同，知其入及其使人也，以器使之，所以置第三章也。其以器使之也，非泰而不驕，則不能所以置第四章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毅，木訥，蓋古之成言也。剛毅之人，多樸而拙於言，故曰：剛毅木訥，猶如下巧，言必帶令色，言之也。近仁，謂雖未仁，近乎仁者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悌悌，怡怡，如也。朋友切切，兄弟怡怡。

此書問曰者，前與子貢問士章同例也。切切，謂朋友相切，磋也。悌悌，謂朋友相勉勵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也。怡怡，和悅貌。謂兄弟處友，恭也。凡士之道，兄弟怡怡，如則其家治焉。與朋友切切，悌悌。

則其仁日至焉。可謂士而已。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亦與此章同意。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之為邦，其數不出三年。德術之神速，亦可以見而已。善人雖能知聖人之道，其德未入于室者也。故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蓋言足食足兵，民信之之數，遲於聖人也。即就也。戎，兵也。夫子語善人，凡四，皆以亦字言之。此示比仁人君子，則有優劣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此承前章善人教民，明聖人教民戰之也。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耳目習于旌旗，手足練于干戈。豳風七月之詩，小雅采芣出車，杜及六月采芣車攻吉日等之詩，皆彰然著明者也。且子之所慎，

齊戰疾，聖人慎戰如此。此重武者為文之本也。

右四章為一列，凡士以剛毅為質，以學與行成已，所以置第一章第二章也。君子與善人，雖其德異，治國之道，皆以武為本，所以置第三章第四章也。前後二列，合為一段。

以上五段，合為一篇。第一段，明為政之大綱也。第二段，明為政之小目也。第三段，明凡為政，以正其身為本也。第四段，明己以正其身為本，又以舉人為本也。第五段，明己以舉人為本，則其人有君子有善人，又有剛毅木訥之人也。

論語象義卷之五終

